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I 中... 摇 II 辑一木...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字数：源远千字

印张：圆缘印张

版次：源缘年 苑月第 员版

源缘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册

书号：第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定价：源缘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摇 得奇梦遣子游南国 (猿怨)
- 第 二 回 摇 九里松吴郎刮目 (猿苑)
- 第 三 回 摇 好姻缘翠娟心许 (猿四)
- 第 四 回 摇 恶风波郑子私谋 (猿四)
- 第 四 回 摇 吴瑞生月下订良缘 (猿四)
- 第 五 回 摇 金御史夜中失爱女 (猿四)
- 第 五 回 摇 木客商设谋图凤侣 (猿缘)
- 第 六 回 摇 花夜叉开笼救雪衣 (猿缘)
- 第 六 回 摇 渡清江舟中遇盗 (猿四)
- 第 七 回 摇 走穷途庵内逢嫂 (猿四)
- 第 七 回 摇 水小姐还愿祈母寿 (猿四)
- 第 八 回 摇 王老姬索诗探才情 (猿四)
- 第 八 回 摇 真相思情怀一首诗 (猿猿)
- 第 九 回 摇 假还愿密订三生约 (猿猿)
- 第 九 回 摇 遭流离兰英失母 (猿怨)
- 第 十 回 摇 买针指翠娟认妹 (猿怨)
- 第 十 回 摇 明说破姊妹拜姊妹 (猿缘)
- 第 十 回 摇 暗铺排情人送情人 (猿缘)
- 第 十 一 回 摇 易姓字盛世际风云 (猿猿)
- 第 十 一 回 摇 赴新任弭亭遇骨肉 (猿猿)

- 第十二回 猿 寻甥女并得亲生女
救人祸貽累当身祸 (猿愿)
- 第十三回 猿 谒抚院却逢故东主
择佳婿又配旧西宾 (猿愿)
- 第十四回 猿 金抚院为国除奸
李知县替友报仇 (猿愿)
- 第十五回 猿 联二乔各说心间事
聚五美得遂梦中缘 (猿愿)

得奇梦遣子游南国 第一回 重诗才开馆请西宾

莫道姻缘无定数，梦里姻缘也是天成就。任教南北如飘絮，风流到底他消受。

才子名声盈宇宙，一吐惊人谁不生钦慕。怀奇到处皆能售，投机岂在亲合故。

——《蝶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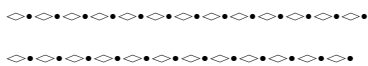
话说明朝正德年间，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有一人，姓吴名珏字双玉，别号瑰庵。原是个拔贡出身，做了两任教职就不爱做官，告了老，退家闲居。夫人刘氏生二子。长子叫做潘美。也是个在学诸生，娶妻宋氏。因上年赵疯子作乱，潘美被贼伤害，宋氏亦掳去无踪。次子叫做麟美，取字瑞生。这瑞生生的美如冠玉，才气凌云，真个胸罗二酉，学富五年，不论时文古文，长篇短篇，诗词歌赋，一题到手，皆可倚马立就。他父亲因他有这等才情，十分钟爱。要择位才貌兼全的女子配他，所以瑞生年近二九，虽游洋生香，未曾与他纳室，这也不在话下。单说吴瑰庵，为人孤介清高，酷好静雅，不乐与俗人交接。只有他邻居一位高士，叫做山鹤野人，最称莫逆。瑰庵就在自己宅后起了一所园林，十分清幽。作了一篇长短古风，单道他园林好处与他生平的志趣。

诗曰：

小小园，疏疏树，近有竹阴，旁有花砌。几有琴，架有史，琴以怡情，史以广记。榻常悬，门常闭，闷则闲行，困则盹睡。不较非，不争是，荣不关心，辱不介意。俯不忤，仰不愧，睥睨乾坤，浮云富贵。酒不辞，肉不忌，命则凭天，性则由自。也不衫，也不履，海外闲鹤，山中野雉。朝如是，夕如是，悠哉游哉，别有天地。

他这园中正中，结一茅屋，屋前开一鱼池。一日，瑰庵坐在池边，观玩多时，不

吴瑰庵得帖子上言语，念了又念，思了又思，终不解其中意味。忙把帖收入袖中，转到家里，对夫人道：“我适在园中观看池鱼，忽然困倦，恍恍惚惚做了一梦，甚是奇怪。”夫人问道：“相公做的梦怎样奇怪？”瑰庵遂将梦中所见的老者，与那老者提亲之言、赐帖之事，及醒来果有一帖，从头述了一遍。夫人听了，道：“此梦果是奇怪。那帖子上是甚么言语？”吴瑰庵又把那帖子上言语，念了一遍与夫人听。夫人道：“这般言语，怎么样讲解？”瑰庵道：“起初我也解将不来。如今仔细看来，他说‘仙子生南国’，这是孩儿的姻事在南方无疑了。又说‘梅花女是亲’，料想有女名梅花者，即孩儿之佳偶也。独‘三明共两暗’这一句含糊，不能强解。末句‘俱属五行人’，盖言人生婚姻皆是五行注定，不可强求，也不可推却。但他后来大喝一声，要我跟他往江西走一遭去，却不知是甚么缘故。”夫人听了道：“后段话且不必论。今据帖了上言语，我孩儿婚事是有准的了。况你平日有志要择一个才貌兼全的女子配他，我想北方那有这等女子，今幸上天指引，何不趁此机会，令他往南方一游，去就这段姻缘。”吴瑰庵道：“我来与你商量，就是这个主意。但他年纪还轻，不甚练达老成。若把这个原故明白说与他知道，未免分他读书之志。且到外边沾惹风波，亦甚可虞。”夫人道：“若着他去，这个原故自然不可明告他。只教他在外寻师访友，以游学为名。既是天配的姻缘，到那里自然不期而遇。”吴瑰庵道：“夫人所言甚是有理，我就依此而行。”到了次日，令人去书房唤吴瑞生来。教他道：“孩儿，你爹



爹曾闻：瑶华不琢，则耀夜之影不发；丹锔不淬，则纯钩之劲不就。故气质须观摩而成，德业赖师友而进。昔太史公南游嵩华，北游崆峒，遍历天下，归而学问大进。你今咄咄书斋，独守一经，孤陋寡闻，学问何由进益，常闻南方山明水秀，实为人才之藪。我的意思，令你至彼一游。倘到那边得遇名人指教，受他的切磋琢磨，长你的文章学业。他日功名有成，也不枉我期望你一番。”吴瑞生道：“父亲此言固是爱子之心。但念爹娘年老，举动需人。孩儿远离膝下，游学外方，晨昏之间，谁人定省。儿虽不肖，如何放的心下。今日之事，教孩儿实难从命。”吴瑰庵道：“你为人子的，自是这般话说。但我为父亲的，只以远大型你。你若不能大成，就朝夕在我左右，算不上是养亲之志。况我与你母亲年纪尚未十分衰残，且家计颇饶，也不缺我日用。这都用不着你挂心。我为父的立意已定，断断不可违我。”吴瑞生还待推辞，他母亲在旁劝道：“我儿，你岂不闻为人子的以从命为孝乎？你爹爹既命你出去，不过教你寻师取友，望你长进，有甚难为处。你若左推右却，调便是逆亲之志了。”只这一句话，说的吴瑞生不敢言语，始应承道：“谨遵爹爹之严命。”吴瑰庵遂叫人拿过历书一看，说道：“今日九月初三。初六日是个黄道吉日，最利起行。你且去收拾琴剑书箱与随身的行李，安排完备，好到临期起程。”

闲话少叙，到了初六日，吴瑞生未明起来，将盘费行囊打点停当，用了早饭。他父母唤了两个小厮，一个叫做书童，一个叫做琴童，随行服侍。吴瑞生拜别已毕，他父母俱送至大门。这一去，虽然不比死别，但父子之间，也未免各带几分酸楚，只是不好掉下泪来。正是：

丈夫虽有泪，不洒别离间。

且不题他父母在家专望儿子的好音。单说吴瑞生俟他父母回宅，自己乘了马，着琴童挑了琴剑，书童挑了书箱，由大路往南而行。行了数里，吴瑞生在马上想道：“今日爹爹命我游学南方，我想南方胜地，惟有两浙称最。何不先到杭州观西湖胜概，也不枉我出游一遭。”拿定主意，遂问了浙江路程。在路上风餐露宿，夜住晓行。十余日，到了吴兴。这吴兴就临大江，上了船，乘着顺风，不消一月，早到杭州地界。主仆下了船，又行了数日，才来到城中。吴瑞生四下一望，果然好个繁华去处。有柳耆卿《望海潮》一词为证，词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户盈罗绮，市列珠玑，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主仆三人寻了一个大店，暂把行李歇下。次日起来，吴瑞生分付琴童、书童道：“此处冲要，人烟辏集，不可久住。你两人出去与我另寻一处寓所，好攻习史书。只要幽静清雅方好。”琴童、书童领命而去。穿街过巷，也到了十余个寓所，俱看不上中意。转弯抹角，忽到一处，与别处风景大不相同。二人看罢多时，说道：“此处料中我家相公之意。不用再往别处去寻了。”访问邻近居人，方知是天坛。二人遂看了一个极清雅的庵观，请出主持观主来。通了名姓乡贯，将吴瑞生假寓读书的话说了。那观主慨然应允。他两个转回旧寓，回了吴瑞生话。遂即打发了店钱，搬了行李，一直往天坛而来。到了天坛，吴瑞生一望，果然清幽。但见：

局面宽阔，地热高阜。松竹掩映，殿阁参差。东望浙江，潮气遥侵湿苔径；南望雷峰，日色返照映玻璃；西望苏堤，长虹一溜青蛇走；北望龙井，寒光数道碧云飞。真有蓬瀛仙岛之风，绝无市井尘嚣之气。

吴瑞生看了，喜之不胜。遂拜了观主。观主献茶毕，又领着吴瑞生拣择下榻之处。吴瑞生见三清殿西有草堂一座，三面俱是花墙，墙外有蓑竹披拂，墙内摆着几盆花草。入堂一看，匾额上题着“鹤来轩”三字，甚是幽雅。吴瑞生看的中意，就在此处安下行李。静时温习经史，闷时与观主清谈，闲时出门游玩山水。

住了月余，遂缔结了城中两个名士：一位姓郑名潜字汉源。一位姓赵名庄字肃斋。都是钱塘县稟膳秀士。二人俱拜在金御史门下，认为课师。这金御史就是杭州府人，讳星字北斗，由进士出身，历任做到都察院右佥都。正德四年，为刘瑾专权，金御史把他参了一本，触怒了邪党，遂为群下所挤，不容在朝。因此休秩回籍。夫人黄氏，乃江西尚书之女，生一子一女。子名金昉，年方一十五岁。女名翠娟，年方一十六岁。金昉为士林之秀，还未娶妻。翠娟为闺门之英，亦未受聘。金御史夫妇二人甚是爱惜。这金御史因休秩家居，凡事小心，闭门谢客，全不与外人往来。只有赵、郑二生是他课徒，又极相契，或金御史请来相叙，或二人自往拜谒，诗酒之外，绝不言及国家时事。一日，赵、郑二生投见金御史，请至书房，作了揖坐定，金御史道：“二位贤契许久不见，老夫甚觉渴想。”赵、郑二生道：“连日为俗冗所羁，未得候问老师。违教多矣，有罪，有罪。”金御史道：“多日不曾领教，二位近来有甚佳作，肯赐与老夫一览否？”赵、郑二生道：“今日门生此来，一则问候老师，二则求老师出几个诗题，待门生拿去做完，然后送与老师评阅。”金御史道：“此时已有个现成题目了。昨舍下有人从京师来，说圣上筵宴百官，赐了一个诗题，限定首尾，着众官

立刻献诗。可笑合朝文武俱做将不来，可谓当场出丑，贤契既要做诗，何不将圣上出的那个题目做一做。”赵、郑二生听了道：“如此甚好，请求题目一看。”金御史遂令书司将诗题拿来二人展看。看时，见题是“闺忆”，首字限的是“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韵限的是溪西鸡齐啼”。二人看完说道：“此题委是难做。怪不得在朝众老先生搁笔。门生既承老师之命，少不得也要勉强献丑。”说罢，各把诗题誊了。吃了几盏茶，遂别了金御史出门。走了几步，赵肃斋道：“郑兄，你道此题之难，难在何处？”郑汉源道：“只这‘风片’二字，便是此题之难处。风乃实字，片乃虚字，以虚对实，如何凑的工巧。”赵肃斋道：“吾以此题棘手处，就在这两个字上。昨日咱结拜的吴兄，他自夸诗才无有敌手，却未尝见他题咏。到明日，何不把这个题目带去，也求他做一首。”郑汉源道：“吾兄所见甚妙。到明日，不可空去访他。待我安排一付盒酒，携到那里，先和他痛饮一番。有才的人，酒兴既动，诗兴自动。然后拿出题来做诗，省得到临时大家推三阻四。”赵肃斋道：“如此愈觉有趣。”二人说着话，天色已晚，各人分路归家。

到了次日，郑汉源安排一个盒酒着小厮担了，随邀着赵肃斋一同到了吴瑞生寓处。吴瑞生迎着道：“二位狠心，连日不到敝寓，教小弟生生盼死，生生闷死。”赵、郑二人道：“这几日，因有俗事累身，未得过访。幸今日稍得清闲，俺二人具了一付盒酒，特来与兄痛饮一醉，以作竟日之谈。”吴瑞生谢道：“今承赐访，已觉幸出望外。又蒙携酒惠临，何以克当。”赵、郑二人道：“兄说那里话。吾辈一言投契，自当磊磊落落，忘形相与。一盏之微，何足致意。”三人一面说着话，一面使琴童筛酒，又移了一张漆红小桌，安放在湖山之前，竹荫之下。三人坐定，饮了几盏，吴瑞生道：“弟乃山左无名之士，游学贵省，蒙兄不弃，结为同盟。自承教以来，使小弟茅塞顿开，诚可谓三生有缘。”郑汉源道：“兄处圣人之乡，弟等乃东越鄙人，焉能及兄之万一。自今以后，还要求吾兄指迷，兄何言之太谦。”赵肃斋道：“今吾三人投契，诚非偶然。然知已会聚，亦不可空饮归去。昔李白斗酒诗百篇，至今传为佳话。今既有酒，岂可无诗。吴兄胸罗锦绣，口吐珠玑，弟欲领教久矣。兄如不吝，肯赐金玉，弟亦步韵效颦，以继李白桃李园之会何如？”吴瑞生此时酒亦半酣，诗兴勃勃，及闻赵肃斋之言，遂拍手大笑道：“逢场作戏，遇景题诗，是吾辈极洒落事。兄言及此，深合鄙意，请兄速速命题。”郑汉源道：“若欲作诗，也不用另出题目，有个现成题目在此。”赵肃斋故意问道：“题在何处？”郑汉源遂将圣上出的那个题目说了一遍，道：“此便是极好的题目了，何必另出。”吴瑞生道：“如此更妙。弟还有一言告白，今日作诗，必须立个法令，限定时刻。今日弟既为主，法令少不得自弟立

雨余天半水平溪，丝挂疏桐影罩西。
风断不来秋后雁，片心独恨午前鸡。
烟笼绣榻妾居陇，波送孤舟郎去齐。
画阁春残柵久凭，船空水静惟鸥啼。

雨过平桥洒碧溪，丝丝渐到小窗西。
风流豪俊轻边马，片段年光付晓鸡。
烟隔雁行怜信断，波摇鸳侣恨声齐。
画栏倚遍难消遣，船泊湖心听鸟啼。

雨歇天空月满溪，丝牵魂梦到辽西。
风情月意惟凭鲤，片雨只云只厌鸡。
烟锁春山容易老，波凝秋水寐难齐。
画眉人去妆台冷，船上孤篷只共啼。

到了次日，郑汉源起来，用了早饭，一直到了赵肃斋家，见了赵肃斋道：“瑞生才情果然不虚。且不说他诗词工美，只他那管迅快之笔，真令人难及。”赵肃斋道：“咱二人打了一夜诗草，写出来还拜他下风。这等才人，怎不使人敬服。”郑汉源道：“你我的诗，少不得呈于金公去看。不如连吴瑞生这一首也写出来，一同送去，着金公评评，看是如何。”赵肃斋道：“这也使得。”于是将三首诗誊好，诗下俱系了姓名。同到了金御史宅上，见了金御史，将诗呈上，说道：“昨承老师之命，不敢有

违。诗虽做成，只是词意鄙俚，不堪入目。”金御史将诗笺展开，细细阅了一遍。阅完评道：“肃斋此诗大势可观。但首二句入题微嫌宽缓，且‘风断’、‘片心’对的亦不甚工巧。第五句亦觉哑些，还不为全璧。汉源这一首较肃斋作俊逸风流。但‘片段年光’对‘风流豪俊’，亦失之稚弱。独后一联，深得诗人风致。还不如吴麟美这一首，起句起得惊逸，次句便紧紧扣题，不肯使之浮泛。且‘风情月意’、‘片雨只云’，又确又切，又工致，又现成。至于‘烟锁春山’、‘波凝秋水’，关合题意，有情有景，又有蜻蜓点水之妙。即至收锁，亦无泛笔。此等之作，真不愧一代人才。但不知吴麟美此人为谁。”赵、郑二人道：“老师眼力可谓衡鉴甚精。这吴麟美不是此处人氏，他藉系山东，游学至此。年少风流，倜傥不群。门生与他结为同社，昨日与他饮酒赋诗，见他不假思索，八言立就，门生甚自愧服。今老师一见其诗，便叹为才人。真所谓头角未成先识尘埃之宰相也。”金御史道：“有士如此，岂可当面错过。吾家缺一西宾，久欲敦请一人，教训小儿。奈杭州城中无真正名士。今吴生有此奇才，正堪为吾儿之师。吾欲借重二位代吾奉恳。他若肯屈就于此，我这里束礼自是从厚。但只是动劳二位，于心不安。”赵、郑二人道：“门生久叨老师之惠，愧无报补，今有此命，愿效犬马。”金御史道：“倘吴生俞允，还望二位早示回音，老夫好投贴去拜。”赵、郑二人道：“这个自然，不须老师嘱咐。”二人遂别了金御史，到了吴瑞生寓中，将金御史之言说了一遍。吴瑞生原为寻师访友而来，况金御史文是一时名家，有甚不肯。所以赵、郑二人全不费力，一说便成。二人回了金御史话，金御史即打轿往拜。随后行过聘礼，择定吉日上学。至日，金御史又设席款待，还请了赵、郑二位相陪。将宅后一座园子做了吴瑞生的书舍，琴童、书童亦各有安置。

但不知吴瑞生后来的奇遇果是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话说吴瑞生受了金御史西席之托，宾主之间相处甚得。一日，吴瑞生方与金昉做完功课，琴童忽报：郑相公来访。吴瑞生慌忙出门迎接入坐。说道：“弟自入学以后，兄台绝不来顾盼小弟，独不念闷杀读书客乎？”郑汉源道：“非是小弟不来奉访，但今非昔比，如今兄有责任，弟乃闲人，怎好屡来搅乱。”吴瑞生道：“兄太滞了。吾辈相处，岂拘形迹。况同为读书朋友，一言一动，皆足为益，何搅乱之有。以后还望吾兄不时常来为小弟开释闷怀。”郑汉源道：“难得兄不避搅乱，弟亦何惜脚步。”说着话，书童捧茶至，郑汉源饮了一杯茶，又说道：“弟今日一来是望兄，二来还有一事奉邀。”吴瑞生道：“有何事见教？”郑汉源道：“明日三月初十日，是清明佳节。我杭州风俗，最兴清明湖上游春，士女车马并集，是第一大观。弟与赵兄已出分资，着人湖上安排盒酒，欲邀兄一游。待着小价来请，又恐兄为东主西宾之分所拘，不肯出去。此赵兄特委弟亲来口达，乞明晨早到舍下用饭就是。马匹亦是小弟预备，望吾兄万勿推却。”吴瑞生道：“此乃极妙之事。自弟来到贵府，久欲观西湖胜概，奈无人指引。今吾兄既肯携带，正深慰所愿，弟焉敢违命。但游春之费是大家公分，不然空手取扰，于心何安。”郑汉源道：“我辈相与，何必计此区区。”说罢，又饮了一杯茶，方才起身告别。吴瑞生送至大门外还未归舍，郑汉源又转回叫道：“吴兄留步，弟还有一句话要说，几乎忘记了。明日游春，有江南如白李兄，也是一位朋友，亦与同事。因兄与他未曾会过，故先告明，到舍下好相叙。”吴瑞生道：“太细心了。四海皆兄弟，况是朋友，何论生熟。又烦兄谆谆于此。”郑汉源道：“分外生客，不得

众人将诗看完，大笑道：“妙极，妙极！吴兄虽与堆琼是初会，此诗已极两情绸缪之趣，俺们请满酌一杯，权为你二人合卺。”吴瑞生道：“偶然作戏，莫要认真。”堆琼道：“相公未必不真，妾意已自不假。”吴瑞生道：“你既不假，我就认真了。”遂把酒一饮而尽。众人方说到热闹处，见郑家家人已捧饭而至。一时间珍馐齐列，大家饱餐，将残肴撤去。赵肃斋道：“时候不早，该收拾出城了。郑汉源道：“既如此，

众人诗句联完，吴瑞生离坐，携堆琼手道：“美人具此仙才，即以金屋贮之，亦

不为过。而乃堕落青楼，飘泊如此，亦天心之大不平也。前见卿为卿生爱，今见卿又不由不为卿生怜矣。”堆琼闻瑞生之言，因感激于心，不觉眼中含泪道：“薄命贱妾，幸得与君一面，已自觉缘分不浅。今为席间鄙句，又深恋于妾，使妾铭心刻骨，终身不敢有忘。”郑汉源对众人道：“你看他二人倦恋于此，真正一对好夫妻。待弟回家另择吉辰，薄设芹酌，以偿他二人未完之愿。”堆琼谢道：“若果如此，感佩不尽。”赵肃斋道：“此事还俟异日，今日且说今日。这湖心亭非专为我五人而设，岂可久恋于此。如今九里松、百花园，因圣上有志南巡，修整的异样奇绝，咱们何不到那边一游。”众人道：“赵兄说的是。”于是大家又上了船，离了湖心亭，复望断桥而来，到了断桥，各人上了马，堆琼仍上了轿子，一路渡柳穿花，观山玩水，不一时已到九里松、百花园前。四人下了马，堆琼出了轿子，正欲进园，忽见园内一伙杂耍，扮着八仙，唱着道情，筛锣动鼓而来。此时园外人往里挤，园内人往外挤，正是人似湖头，势若山崩，一拥而出，遂把众人一冲，冲的赵肃斋、郑汉源、李如白、烛堆琼各不相见。吴瑞生忙在人群中四下遥望，但见人山人海，那里望的见，又寻到园里园外，寻了个不耐烦，总不见个踪影。复回九里松寻找，不惟不见他四人，连琴童、书童也不见了。吴瑞生正欲安排独自回城，忽见一群妇女笑语而来，吴瑞生定睛一看，见内中一位老的，还有一位中年的，独最后一位女子约有十六七岁年纪，生的十分窈窕。但见：

脸晕朝霞，眉横晚翠，有红有白，天然窈窕。生成不瘦不肥，一段风流描就。袅袅娜娜，恍如杨柳舞风前；滴滴娇娇，恰似海棠经雨后。举体无娇妆，非同狐媚妖冶；浑身堆俏致，无愧国色天香。

你道三位妇女为谁？那位老的就是翠娟的母亲，那位中年的的是翠娟的姑妈，最后那位女子就是翠娟小姐。金御史因清明佳节着他出来茆前祭扫，金昉先回，他母女尚在九里松观看湖景，也是吴瑞生的姻缘合当有凑，无意中便靚面而遇。吴瑞生见这位女子生的佳丽异常，心中悦道：“堆琼之容娇而艳，此女之容秀而凝福相，虽有贵贱之别，然皆为女中之魁。我吴瑞生若得此女为妻，以堆琼为妾，生平志愿足矣。但未知此女是谁家宅眷，我不免尾于其后，打听一个端的。”遂跟着那三位妇女在后慢慢而行，不住的将那女子偷看。那女子也不住的回顾吴瑞生，吴瑞生愈觉魂消。走了箭余地，来到十锦塘，那十锦塘早有三乘轿子伺候，那两位夫人先上了轿，遂后那女子临上轿时，又把吴瑞生看了几眼，方把轿帘放下。才待安排走，忽路旁转过一个汉子来向那跟随的使女道：“这轿中女眷是谁家的？”那使女道：“是城中金老爷家内眷，你问他怎得？”那汉子竟不回言，直走到一个骑马的后生面前低低的说了几句，那骑